

上海華燈初上，十里洋場的夜，艷色無邊花似錦；
柳暗花明夜生香，循著三〇年代風花雪月的痕跡。
放眼今天的上海，

汨汨春江依然有訴不盡人間男女的情與慾；

紙醉金迷，是踐往還是嚐新？

夜，又悄悄開始……

帶你走入**上海**的環柔花香



春江花月痕

朱子家◎著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春江花月痕／朱子家著：--再版，--臺北市：
躍昇文化，民90

面： 公分，--（文學誌：30）

ISBN 957-630-640-X （平裝）

857.7

90012225

◎文學誌／30◎

春江花月痕

作者／朱子家

發行人／吳貴仁

總經理／林蔚穎

文字編輯／陳雪紅

美術編輯／邱元昌

出版者／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市仁愛路四段122巷63號9樓

電話／（02）2705-7118（代表號）

傳真／（02）2702-4333

劃撥帳號／1188888-8

劃撥帳戶／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登記證／局版台業字第3994號

法律顧問／謝天仁律師

總經銷／威穎國際有限公司

地址／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760號5樓

電話／（02）8221-3733（代表號）

傳真／（02）2702-898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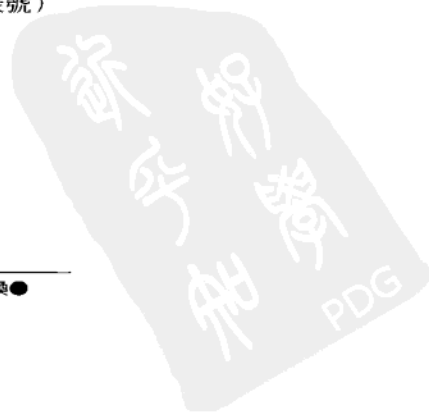
再版／中華民國90年8月

定價／新台幣180元

ISBN 957-630-640-X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●本書若有破損缺頁敬請寄回本社更換●



春江花月痕

十里洋場的花香月痕

作者◎朱子家



一 浪跡歡場餘禿筆 回頭敗子寫嫖經

我上仰祖宗餘蔭，又復少不更事，過去以家居十里洋場，囊有幾張鈔票，讀古人書，每多別有會心，泊深知及時行樂之義，尤不欲與徒傷老大之悲。因此長安看花，章台折柳，嫖賭吃喝，浪蕩逍遙，過去半生，自覺頗不寂寞。數十年跌宕歡場，曾享過無窮艷福；半輩子青樓一夢，祇賸得滿腹嫖經。

在古人筆記中，可以看到不少平康風尚，而撰為說部，哀然成集的，前後有花月痕、九尾龜諸書，我自愧既無魏子安、張春帆的文筆，尤遠遜韋癡珠、章秋谷的風流。現在年華老去，雖已敗子回頭；而家業已隳，重整無日。但跛者不忘履，瞽者不忘視，想當年的旖旎風光，猶覺迴腸蕩氣，買笑之纏頭輕擲；療飢之煮字堪憐！寫出花香月痕，聊留雪泥鴻爪，所以遣我寂寞之情懷，亦且博讀者之一笑也。

上海，是中國最大的都市；是人人熟知的地方；又為東南財富的寶庫；全國文化的中心，然而十里洋場，無非一篇混賬。我以那裡為我的第二故鄉，前後住了三、四十年。我在那裡斗升謀食，我也在那裡享盡溫柔。

我到上海的一年，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許多人發了洋財，市面顯得特別熱鬧。當時我

不知道的事，是現在奄有大陸的中共，就在那年，掩掩藏藏地在法租界漁陽里開創立會，星星之火，三十年後，把整個神州，燒個精光。我目擊的「盛」況，是交易所風起雲湧，愛多亞路一帶，從寧波大亨「阿德哥」虞洽卿的證券物品交易所起，一業就有一所，多得像現在香港的舞院一般。無數市民的汗血之資，被這浪潮捲去了。以後政壇上的要角，不少倒是從投機事業中鍛鍊出來翻雲覆雨的手腕。這投機潮雖為時很短，而對上海整個市場發生的影響卻不小。賺了錢，想享樂，虧了本，想解悶，更幫助了淫業的昌隆。像我這樣一個那時既是大孩子又是大鄉里的人，一到洋場，就遇見了那樣大的場面，自不免為之目眩神移了。

黃浦江裡的水是一泓黃水，既渾又濁，無怪有人說一喝黃浦江的水就會渾淘淘地不由自主。這一百年的租界，葬送了不知多少有用的人才，也造成了不知多少亂世的豪傑。春申自古是繁華之地，戰國時楚相春申君食客三千，滿堂珠履，不料三千年後，仍有流風餘韻，從鴉片戰爭闢為租界以後，洪楊一役，東南人士，視為避難的天堂，奠定了租界的地位。自此，上海縣城外的一段荒郊，西人經之營之，由美租界合併為公共租界，西南角裡又有著法租界，各逞心機，各有手段，鯨吞蠶食，又越界築路以擴展其範圍。從開埠以迄於抗戰時期中收回，前後剛剛互歷了一個世紀。現在的香港，雖已很有當年的海派，但光怪陸離之狀，較之黃浦灘頭，仍有大巫小巫之別。閒文敘過，且看我怎樣寫此春江花月。

二 急管繁絃喧歇浦 徐娘雛鳳雜華筵

上海能有一世紀的繁榮，而且被稱爲「冒險家的樂園」，除了時局的不斷動亂，以及若干政治因素促成而外，它更佔有地利之勝。環繞上海四周的是最富庶的江南穀倉，又扼守著全國水道主流的揚子江海口。中外互市以後，京滬路銜接津浦路貫通了南北，萬噸的海船可以直駛黃浦，有外人的勢力爲庇護，從洪楊之役以迄半世紀來的戰亂，界內一直七鬯不驚，工商業得以勃興，因而從安定中趨向於繁榮。飽暖就思淫慾，錢來得容易，也想用得痛快，有需要，也必然有供應。當年，應時而興的犬馬聲色之好，儘管此日風流消歇，一切已成陳迹，而直到現在，還是讓許多人無限神往，許多人仍覺回味無窮。以蘇州方言寫出的「九尾龜」小說，繪影繪聲，顯得上海如何地溫馨旖旎，雖文人筆下，不免失之誇張，但上海花事之盛，南朝金粉，自是別有風情，除了舊京八大胡同的「清吟小班」而外，即使是金陵的秦淮笙歌，揚州的珠簾十里，也恐難追其萬一。

到我有資格涉足花叢的時候，舊時的規模一變，已經另是一番風月。樽邊所見，有垂髫覆額，盈盈十四、五的少女，雛鳳聲清，惹人憐惜。我還曾見過四大金剛之一的林黛玉，祇以晚景淒涼，乃復重現色相，可是老去徐娘，朱顏已改。另一金剛金小寶嫁給了我鄉任淞滬護軍使署軍法處長的陸達權，殘花將萎，亦是風韻無多。美人自應如名將，使白頭而猶讓她留在人間，不能不說這

是造物的殘酷。美人要於生前如花之好，如月之圓，但千萬不能再益以南山之壽，否則在她則徒傷遲暮，在人則惆悵頻添。清末民初中的花間尤物，我對林黛玉、金小寶、賽金花等都曾有一面之緣，筵前相見，不期然而然的自會代她們感慨萬千。然而儘管伊人老去，但是卻另有一種不同尋常的動人風儀，究非後來的雛兒們所可企及。

上海正式的妓院，最高等的俗稱「長三」堂子，又名「書寓」，次一級的喚作「么二」堂子，「堂子」是滬語妓院的俗稱。而「長三」、「么二」，都是骨牌中的一隻，何所取義？已莫能考。在我初到上海的時候，長三堂子都在汕頭路、小花園、福裕里、福致里、群玉坊、三元坊一帶，到了後期，「新會樂里」成爲盡人皆知的金粉淵藪。入夜繁絃急管，蝶亂蜂狂，好一派的太平繁華景象！又誰知民初之際，那裡還是叫作胡家宅，簡陋的矮屋，黯淡的燈光，滿街站滿了供平民階級洩慾的「野雞」（最低賤的一種妓女），負販之輩，行經那裡，不是濃脂滿面的女人高聲喚著：「來呀！來呀！」就是狠巴巴的鴛母率領了粥粥群雌，不問三七廿一，前推後擁，拉進門去。一度銷魂，也祇賺得銀洋幾角。那知幾年之後，舊屋拆除了，新樓蓋起了，一條比之小花園等更爲整潔的會樂里，東起雲南路，西迄西藏路，上百家石庫門二層樓的房屋，就成爲清一色的長三妝閣，那裡本是黑夜地獄，一忽兒就變成爲銷金窟宅，她們曾使多少人神魂顛倒，蕩產傾家，而美人英雄，幾多後來的政壇領袖，有幾個不是當年的走馬王孫？嫖客升爲政客；官場無異歡場，亦民國史上的一大韻事也！

三 蕩婦嬌娃盈四座 花名艷幟各千秋

上海的長三堂子最早完全在公共租界以內，而么二堂子則全部都在法租界，等於劃疆而治，各有各的地盤。長三堂子好似分散在我上面所列舉的許多弄裡，其實都蝨處一隅，東起浙江路，西迄西藏路，北自三馬路，南至汕頭路（四馬路五馬路間的一條短路），這雖僅是一個狹小的地區，但那裡是公共租界的心臟，也是全滬最熱鬧的所在。四周的菜肆戲館，配合著嫖客們的需要，鱗次櫛比，應運而興。滬式的番菜館就先後有一品香、一枝香、倚虹樓、大西洋、中央、新利查等這麼多家。戲館也幾乎都薈聚在那裡，上海四大亨之一的顧竹軒（黃金榮、杜月笙、張嘯林以外別樹一幟的蘇北幫領袖，也就是邵氏紅星樂蒂、雷震的外祖父）所開設的天蟾舞台，剛與新會樂里望衡對字，東面有丹桂第一台，隔著一條馬路有大舞台，都是專演京戲的地方。而值得一提的則是民十左右，汕頭路上的一家「笑舞台」，這是上海專演文明戲的最後一家戲館（笑舞台閉歇以後，上海的方言文明戲，祇在遊戲場中上演了）。也是唱滑稽的所謂獨腳戲的濫觴，我所看見笑舞台的角色，可謂人才濟濟，有鄭正秋、鄭鷓鴣（以後成爲中國第一家電影公司明星影片公司的創辦人）、王無能（唱獨腳戲的始祖）、夏天人、易方朔、張治兒、陸嘯梧等。他們編排新戲，在台上普通倒不是講的上海方言，而是說道地的蘇白，祇有鄭正秋是例外，他照例對著觀眾激昂慷慨

地像是要人在演講，大打其藍青官話。偶爾有一齣戲如其故事是出在寧波的，就全場用寧波土白；出在浦東，就全部說浦東腔，也真是虧了他們能有如此的語言天才。這類戲也最配婦女們的胃口，所以座上的觀眾，除了蕩婦嬌娃，名門姨太，鉅室棄婦而外，最多就是長三堂子裡的倌人們。有些是客人為投其所好而挾與同來，有些是為一種炫耀色相的招攬術。一進戲館，滿場花枝招展，加入衆香國裡。有時與台上的演員眉挑目語，淺笑輕嚶，台上下打成一片。如其男人忽然發現了一個罕曾見過的可喜娘，祇需喚按目（民初戲館裡兼推銷與領位的一種職工）一問，就歷歷如數家珍地告訴你一明二白。好些露水姻緣，就在幕地相逢中一笑傾身。所以笑舞台一個時期成為時髦女人的展覽場，營業也著實不惡，不知以後何以又突然的閉歇了。

現在再想想上海的長三堂子弄堂，也實在蔚為奇觀。一條弄里，總是清一色的全是堂子，一家石庫門，普通住上四份人家，門口就懸出四盞門燈的艷幟，因此，在一條弄裡，高高矮矮，密密麻麻地掛滿密如繁星的白圓罩電燈，燈罩上用紅漆寫著一家家的花名。花名照例取得異常香艷，而以古代美人為名的最多，「林黛玉」、「晴雯」、「可卿」之類，觸目都是，一入弄內，幾乎像劉姥姥的進入了大觀園。其間更有標新立異，別出新裁的，如取義「恩愛無心」的「因受閣」、「風月無邊」的「虫二閣」。入晚則家家戶戶，牌聲、歌聲、鶯啼燕叱聲、猜拳行令聲，鬧成一片。王孫公子，閨闈名流，失意政客，明知這裡是迷魂陣，都甘心情願地以自憾於有限之人生，乃來尋其荒唐之好夢。

四 臀壓肩頭飛健步 眸凝秋水顯嬌姿

上海四馬路一帶酒肆林立之區，一到夕陽啣山，街燈耀眼，那是一天中最熱鬧的時分；也正是長三堂子裡姑娘最忙碌的一刻。家家酒肆中食客滿堂，中間當然不少是社會上真是爲了酬酢的宴會，但部份人士上酒樓的原因，卻不是爲了哺啜，目的還是爲了叫局一親芳澤。飛箋召妓，北方稱爲叫局，又稱叫條子，妓女自稱爲出局。上海則客人召妓謂之叫堂差，而妓女應召謂之出堂差。堂差時間大約從晚飯時分起，直至午夜爲止。在夏季炎暑之際，戰前於午夜以後，盛行著赴西菜肆吃所謂「色白」大菜的，也就是香港的所謂消夜，而「色白」兩字則是道地英文「晚餐」的譯音，這樣，時間就要延長到深夜二、三時。做長三堂子的倌人，也真夠辛苦勞累的，別的不說，就以出堂差而言，不論祁寒盛暑，不管風吹雪落，一有徵召，生張熟魏，路遠路近，不得不去。所以在堂子區域，出堂差時間的鶯飛蝶舞，也蔚成爲一項奇觀。

當我初到上海的時候，還曾看到過小先生（未曾梳櫛的清倌人）出局的怪狀，不坐車轎，一個圓溜溜的肥臀，斜壓在龜奴的肩上，一對瘦削削的紅菱，斜出在龜奴的胸前，就這樣高坐堂皇，於龜奴健步如飛中招搖過市。

在民十以後，這風氣漸漸改變了。妓女出局改坐了包車，形式上雖然是普通的一輛私用人力

車，但車身照例漆得烏黑，兩輪的鋼絲，用克羅米塗得雪亮，車前的兩盞水石電燈，發出耀眼的光明。一個車夫在前拉，橫衝直撞，跑得特別的快，一個烏師（爲妓女操琴的琴師）一手叉著腰，一手抵著車身，腰間長地繫著用藍布袋裝的一把京胡，跟在後面推，就這樣一推一挽的疾塵而去。車上照例有一花一葉，疊股而坐，濃抹淡裝，香風四襲，人人知道這是長三堂子裡的倌人出局去也。

叫堂差是嫖客與妓女間相識的開始，也是關係進展的必經階段，在沒有真正成爲入幕之賓以前，堂差是眼皮供養心底溫存的最廉價享受。叫堂差不問爲酒樓中的筵席上，逆旅裡的密室中，甚至是人們的私宅裡，祇要花箋飛去，終會姍姍而來。入門眸凝秋水，一笑盈盈，先向四週熟識的客人飛一個媚眼，侍役搬一隻櫈放在叫她的客人身後，她就親親熱熱地挨著落坐，纖手向客人的肩頭一搭，嗲聲嗲氣地說：「大少，我坐在這裡。」如其是熟客，就唧唧噥噥地交頭接耳，有說有笑。是生客，問一句，答一聲。她也最多開頭問一聲客人尊姓，譬如我叫金不換，而我偏要揀百家姓上的第一姓，說是姓趙，甚至她本來已在他處見過，知道我並不姓趙，但也絕不點破，依然親暱地叫你一聲「趙大少」。她坐的時間久暫，要看客人與她的交情深淺而定。是生客，小坐移時，低唱一曲，就起身告辭，臨行向席上眼波一轉，又向客人肩頭一拍，說一聲：「趙大少對勿起，別處還有堂差。有空，請過來。」有人等一個倌人去了，再叫一個，也有同時叫上十個八個的。在承平時時代，花月怡情，笙歌悅耳，雖然也同爲玩物喪志，究不失爲人生一樂。

五 香閨未敢留郎住 綠葉常跟出局來

出堂差的信人，除非與叫她的客人有著特殊交情，而且那一天又是常見面幾個熟朋友的小吃，否則照例不能公然入座同餐。她們祇好屈居身後，談笑歌唱，代客猜拳，代客飲酒，真正處於伺候的地位。照例每出堂一次，取代價一元，但概不收現。叫了兩三次，客人覺得並無可取，不再續叫，那這區區數元的堂差賬自然也就不一定要付。叫多了，一到節邊，先差人去抄一張堂差賬，堂子中開列了一張紅紙橫條，每一次寫明日期與地點，一節共計多少，客人就憑堂差賬再派人照付。有人賴了賬，到下節筵前相見，一樣殷勤招呼，不作與重提舊事。賣淫也放賬，而且不斤斤于錙銖之數，除上海以外，他處恐很少會有那一份氣派吧？

同時，長三堂子所以稱為高等妓院，由於她們以賣嘴不賣身為標榜，表面上是侍酒歌唱，正與日本的藝妓相彷彿。當然滅燭留髻，也在所不免，但並不是客人付出一定的代價，就能實現一定的願望。鴉兒愛鈔，姐兒愛俏，長三堂子自也未能免俗，所以用夠了錢，鴉兒自會讓你漁夫問津，或者憑藉了男人「五德」中之一長，打動了姐兒的芳心，假以時日，也自會償其素願，但兩者都不是可以一蹴而成。從民十六以後，公共租界號稱禁娼以後，每家堂子門口釘上了一塊小小的洋鐵皮牌子，那就是開設妓院的執照，上面寫的一行英文字是 SING SONG HOUSE，直譯是

「唱歌的房子」，意思當然是歌院，而妓院則自稱爲書寓。從此，留客渡宿，就算犯禁，嫖客如要銷魂真箇，非冒違警的危險，即須假逆旅爲陽台了。

長三堂子的姑娘中，表面上有花、有葉，當然取義于牡丹雖好，全仗綠葉扶持之意。但事實上花葉之間，並無高下之別。所不同的是花（上海稱爲「先生」，未經破瓜的爲小先生，已經破身的爲大先生），有人叫堂差，不管是否做的她，一律要去。是葉，普通叫作「阿姐」，不是她自己的客人，就不一定要去。表面上先生叫出堂差，而阿姐叫跟堂差。因爲一家堂子，譬如張的艷幟叫「林黛玉」，裡面可以有幾個以至十幾個倌人，一概都是「林黛玉」，但以排行來區分，從老大到老十，人多了再加上大老×，中老×，小老×。假如姓張的招呼的是老三，而如其「先生」是老五，那末祇要老五老三兩人去就夠了，其他做阿姐的就不必空群而往。所以寫局票時，如客人所做的是阿姐，堂差票上就要寫明「老×跟」字樣。還有一點，做先生的一定要會唱幾句，否則會被客人譏之爲「啞子堂差」，做「阿姐」的就不一定會唱了。在民初早期，堂子裡的倌人出堂差，還有帶了琵琶自彈自唱蘇州小調的。以後「猶抱琵琶半面遮」的風氣也改了，幾乎一律改唱了平劇，間有唱小調的，則由烏師用二胡伴奏。

六 正當夕照銜山後 恰是漁郎問津初

嫖長三堂子而要升堂入室，叫堂差、打茶圍與做花頭是循序漸進的三部曲，雖然曠時費日，而也許趣味也就在這裡。

叫過幾次堂差而認為尚可人意的話，自然就會自動地呼朋引類，移船傍岸，到她妝閣去了。如不是去做花頭而僅是去小作盤桓，上海叫作打茶圍，也就是北方的開盤子，但北方開盤子在戰前還用銀元時代，每去一次，大概要付大洋二元，至於豪客，則十元八元隨便賞賜，當然越多越受歡迎。還記得民十八的夏天，我去北平小住，都城雖已南遷，而花事猶未衰落，我與邵力子、陳布雷、周佛海、孫鶴皋、王公弼諸人，白天暢遊故都名勝，每晚都在八大胡同的清吟小班中稍解旅中寂寞。那時同遊的還有一位女性，是前名記者邵飄萍的夫人，她自喪所天，整日牌酒自遣，尋花問柳的雅興，竟爾不讓鬚眉。進入清吟小班中去，自大茶壺以迄倌人們，沒有一個人不認識她的，大家都爭著叫她邵×爺。張紉詩女士詩有句云「風流豈盡男兒事」，飄萍夫人真可當之而無愧也。而且她招呼的一個姑娘名叫綠珠的，皓齒明眸，丰姿絕世，艷色當前，恐飄萍夫人不免會有心餘力絀之嘆吧。她去開盤子，到一家就給五元，比了普通的男客，還要豪闊得多。有一晚，我們上豐澤園去便飯，飄萍夫人帶了綠珠，佛海帶了紅弟同去。廳中有一副建漆的對聯，上聯給

掛的長袍遮住了，下聯是「熱腸冷眼大慈悲」七個字，在等上菜的時候，閒坐無聊，不免研究到聯語上去，大家紛紛在猜上聯是什麼句子，不料布雷打起了寧波官話，眯著一雙近視眼，向闔座看了一下，笑笑說，上聯不必再搜索枯腸了，有一副即景的現成句子，可以對得天衣無縫。大家知道布雷有他文學上的天才，爭著問他怎樣對，他又笑笑說：你們看「紅弟綠珠小玩意」對得如何？闔座聞聲，轟然叫好。我寫這一段閒文，是要說明玩高等妓院，現代雖已無李香君、柳如是等的風雅詩妓，但總還不是一味的專講肉慾。可以與姑娘蜜愛輕憐，也可以藉妝閣酬酢飲宴，迨至水到渠成，乃倍覺魂銷格外。

至於到上海長三堂子去打茶圍、開堂子的人卻又是一副的海派作風，來客一概不必付什麼錢，她們懂得肯來打茶圍，是對「先生」有了好感，打過茶圍，進一步就是做花頭。在客人是發展的初步，而在堂子則是賺錢的開端。

打茶圍如其是生客，去的時間最好在晚間席散之後，即晚上十時左右，天未黑而去，很怕姑娘們未經裝扮，不好見客。到了深晚，是紅的倌人，大概都有熟客在小房間裡卿卿我我，更不便去打斷別人的興致。但是生客第一次去打茶圍，好像祇是報到性質。請你大房間裡一坐，奉煙敬茶以後，裝上瓜子、乾果、水果等兩個或四個的碟子。戰前，也一定取出鴉片煙盤，讓你躺在榻上提提精神。不會裝煙的，更有姑娘們在你對面橫身而臥，將鴉片裝得又黃又長又鬆。而且飯時吃飯，任憑點菜。半夜消夜，有上好的洋酒，伴以精緻的粥菜。白吃了一頓，還得向你千謝萬謝。至於熟客，當然會更有一番不同親熱的情調了。

七 款客已驚情意厚 投懷更有玉人陪

假如去打茶圍的是熟客，尤其是恩客的話，那末，最適當的時間不是傍晚下了寫字間之後，就是索性等到更深夜午之時。傍晚下了寫字間約幾個熟朋友一起去，時間早，姑娘還沒有出堂差，水晶簾下看梳頭，也是一種趣味。就是邀了朋友借那裡當作茶樓那樣地講講正事，談談風月，地方清靜，又有人伺候，肚餓了要她們到附近去叫幾碟點心先點一下飢，到晚飯時候，吃一頓精緻的便飯，洋酒佳餚，羅列滿檯，比了上館子更要可口受用得多。

上海的長三堂子，看看都是同樣的性質，其實它們之間，也有些微差別。有些是一個石庫門房子裡幾家，各做各的客人，而龜奴廚房是共同經營的，分工合作，她們的術語叫作「大場窩」。如各分門戶，獨立經營，就稱爲「住家」。大約凡是住家，一定生意較好，有漂亮的姑娘，有華貴的陳設，也一定有一個好廚子。蘇州的船菜，本來就馳名江南，而堂子中的蘇菜，也很講究，色香味三者俱備。在堂子中點幾隻菜，下酒吃飯，也實在是一種享受。

至於夜深去打茶圍的，又有一種情調。她們應堂差奔波了一天，此時可以安定下來了，可以有時間陪著你談笑了。招待你在小房間裡的床上橫躺下來，讓你好休息一陣，她也自會睡在你一旁，如蓮開並蒂，面對面的四目相注，吹氣如蘭，此時雖非褻玩，已自魂銷。大抵到了二時左右，

勢必招待客人消夜，通常以食粥為主，但整整齊齊的八碟粥菜，真可算集江南美味之大成：有王仁和的薰魚、杜五房的醬鴨、紫陽觀的醬菜、萬有全的熟火腿、陳阿筱的醬雞、天福的醉蟹、邵萬生的醬蚶、唐萬源的糟蛋，都是風味絕妙的雋品。

到長三堂子中去，不問是打茶圍，或做花頭，凡是吃的東西，煙、酒、水果、點心，及菜餚等等，她們必須有供應得使客人滿意的義務。不稱心，隨時可以叫她們添換，如其客人忽然自挖腰包，取出鈔票來要她們去買，這就表示享用慣了的大爺們不滿意於她們的供應，意思是在動氣了。房間裡的老鴇一看客人掏出錢來，馬上得向客人連聲道歉：「大少，請倅（你）原諒些，我一個勿當心，俚伶（她們）就會拿出格（這）種斷命物事（東西）來。好在倅是熟客人，倅千萬勿要動氣哉。」一面俯身窗口，高叫龜奴去換買。這樣，她既盡情盡禮的打了招呼，你就是要發脾氣，也自然發不成了。

直到酒醉飯飽，時間也很遲了，抹抹嘴，拍拍屁股，一句客氣話也不說，揚長而去。她們不能要你付錢，因為這是規矩；她們更不能問你住址，因為這是禮貌。過去的長三堂子，舖個房間，也真要些本錢，拉住客人，也真要有眼光，看什麼客人，用什麼手段，你去混了半天，吃了一肚子酒菜，還要有人體體貼貼的伺候你，任何人可以不帶一文，而不必擔心像香港那樣說你是吃霸王飯、嫖霸王院的。這樣殷勤招待，幾時纔能收回本錢呢？世事無如吃飯難，開堂子也真不容易啊！